

## 換床位

當我室友跟我說要換床位的時候，我著實受到好大的驚嚇。

「什麼！？為什麼？」

「我想睡睡看下面嘛，你已經睡了一學期下舖了，該交換啦。」

就這樣，我跟他換了床位。我也奇怪為什麼我沒有多作反抗，也許是知道這個人霸道，怎麼拗也拗不過他，懶得浪費時間。又好像不盡如此。總之絕對不是因為新鮮。

我是很討厭睡上舖的，一來我的座位剛好在床旁邊，累了往旁邊一躺就是，現在搬到上面去，還要爬上爬下，很麻煩，而且腳還很痛；二來，熱空氣上升，冷空氣下降，馬上就要到夏天了，睡上面肯定悶熱難耐，憑什麼嚴冬我來嚙，酷夏也我來扛？

然而，我卻漏掉一個比這些還要嚴重的問題。

要睡覺時才發現，睡上舖其實很危險。雖然有欄杆擋著，但鋪上床墊，罩上床單以後，欄杆還不及我的肩膀高，一點保護作用都沒有——好吧，其實還是有用，起碼他警告我這邊就是底限。腦後的大窗沒有裝紗窗，一打開，狂風直直灌進來給你個透心涼是不錯，但我們住在五樓，窗一打開簡直與懸崖無異，一不小心，那可不只是透心涼了，往天堂的門票直接送你一張，保證有效。

本來這也不甚要緊，哪那麼容易掉下去？壞就壞在我的睡相不好，從小就喜歡在床上滾來滾去，常常一早醒來是躺在地上，怎麼摔下來的都不知道。

後來我爸在床旁邊放了一張椅子擋著，本來以為這樣就可以高枕無憂，誰曉得某天夜裡突然一聲巨響把全家人都驚醒，原來是我連椅子一併撞倒了。有了這些經驗，誰還能不擔憂？被蛇咬過的人，還能不怕繩麼？

於是我拿了一條中國結繩出來，一頭綁在腳邊的床柱上，一頭綁在大約在腰部位置的欄杆上，這樣萬一我又翻來覆去，這條繩子也可以把我攔住不致摔下去。

於是我躺下去，試著轉轉身，不管怎麼轉腳都會勾到那條安全索。鬆了一口氣，終於可以安心的閉上眼睛了。

冷不防被什麼東西電了一下，我想，不對呀，腳是攔住了，那上半身呢？這樣會不會變成腳上頭下的姿勢掉下去？我往下看一看，估量著頭可能落到的位置，把筆筒杯子牙刷等等危險物品移到另一側去，再拿些厚一點的課本疊起來，多少增加一點緩衝的力量。

看著我的佈局，似乎很完美，但總覺得還有什麼遺漏，我抓著下巴，仔細思索。不對！與其消極的讓頭減少傷害，不如把繩子把到另一頭，攔住上半身，這樣即使腳掉下去也受不了多大的傷。

我把繫在腳那頭的繩頭解下，綁到靠近頭那個角落的柱子上，躺下試了試，救命繩剛好在我的額頭上斜斜的搭起一座橋，翻身時很容易勾到，頗為不妥，但是只要能保住小命，這點麻煩也就不算什麼了。

不對！這樣斜斜的搭著，萬一我跌下來時脖子剛好架在這條橋上怎麼辦？救

命索豈不成了追魂索啦！

我在牆壁掛上一個掛鉤，將鬆下來的中國結繫在那上面，打了個死結，再拿強力透明膠帶死死纏住那個掛鉤，以免掛鉤承受不住我的體重跟我一起墜崖身亡。現在這條繩子橫越我的肚皮，繃得很緊，就算我再怎麼厲害，頭和腳也只會懸吊在半空，出不了什麼大事。

我再度躺下，在床上滾了滾，又仔細推敲一番，確定真的沒問題後，終於，我安心的閉上眼睛睡了。這幾番折騰下來，已經耗去我寶貴的睡眠時間一個小時，明天恐怕又得對不起幾位老師了。

但，今天不知怎麼回事，怎麼樣都睡不著。我感到有一股燥熱自體內開始往全身發散，就算上舖會積熱，也不會到這種地步吧？我變換姿勢的速度越來越快，顧不得寒流來襲，我將電風扇開到最強，冷風猛烈的吹得我直哆嗦，體內的熱卻一點未減。

身體像雨林，皮膚像南極，誰耐得住？我再度起身，關了電風扇，從抽屜裡拿出另一條中國結，在同樣的位置上再綁了一次，再拿強力透明膠帶厚厚的貼了一層，就定位，蓋上被子，睡著了。

隔天早上起來什麼事也沒發生，我想和往常一樣翻身下床，腰部卻勾到那條中國繩，心裡覺得有些安慰。辛苦了一晚上，總算有點效果了。

一轉頭卻看到我那個室友坐在我的椅子上打盹，看到我醒了，對我說：

「你醒啦？」

「嗯，你怎麼坐在這睡？」

「我們換回來吧！我怕你真的會滾下來，整晚都沒睡！」